

# 每一个孩子

都是好学生

本当の学力をつくる本

〔日〕阴山英男 著

郑世凤 译

用简单的  
“读、写、算”，  
改变孩子一生！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轰动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  
畅销全球！

本当の学力をつける本

每一个孩子  
都是好学生

〔日〕明山英男著  
郑世凤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完美融合 / (日) 阴山英男著；  
郑世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8  
书名原文：本当の学力をつける本—学校でできること家庭でできること  
ISBN 978-7-5086-3101-1

I. 每… II. ①阴… ②郑… III. 教育－研究－日本 IV. G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2496 号

HONTOU NI GAKURYOKU O TSUKERU HON-GAKKOU DE DEKIRUKOTO,KATEI DE  
DEKIRUKOTO

by Hideo Kageyama

Copyright © Hideo Kageyam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完美融合**  
**MEI YIGE HAIZI DOUSHI HAOXUESHENG**

**著 者：**[日] 阴山英男

**译 者：**郑世凤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75      **字 数：**1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1-173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101-1/G · 760

**定 价：**30.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序

本书是 2002 年 3 月出版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的文库版。

本书稿在 1996 年就有了雏形。然而出版是在 2002 年，时隔 6 年之久。本书中记述的某些情形，比如，很多高中生下了电车后为了叫自己的父母来接，一起奔向公共电话亭等，保留了旧的原稿，未曾改动。现如今，大家应该都是用手机来叫父母接了吧。那么，为什么这部原稿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问世呢？我想在序言里予以说明。

1998 年 3 月的一天，我因郁郁不得志而十分消沉，甚至都没有气力从自己就职的山口小学直接回家了。

我决定过家门而不入，驱车直接赶到能看见日本海的那个山岗上去痛快地哭一场。我心里放不下的正是这部书稿。我曾经决定在这天之前，必须把这部书稿变成书。如果一直保持现状，那么，日本教育今后就会无可救药地沉沦下去。我曾经一直这么深信不疑。这一天，是我 39 岁的最后一天，过了 40 岁



人就会变得习惯于放弃：今后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会再有回报了。何况，这么平凡不出彩的自己，更没有上了年纪还能拼搏的自信了。所以，我才一直千方百计想在 40 岁之前出版这部书稿。

然而，愿望没有实现。我只是一名乡村教师而已，没有必要自命不凡嘛。可是，我一心想努力实现自己的心愿。

1996 年的日本学校，在我眼里已经走到极端了。在“尊重个性”的美丽名号下，娇惯孩子被说成是尊重孩子。在“要支援不要指导”的批评中，一说起自己在进行“百格计算”等指导内容，我就会被骂成罪人一样：“你这是在助长考试竞争之风”，“你这是把孩子当成机器了”。

而且，容忍孩子随心所欲的风气让社会开始乱套了。面对一些“离家出走”、“夜不归宿”的孩子，父亲居然小心庇护、不敢管教。教师跟自己的学生称兄道弟，像朋友一样相处，不给他们正儿八经的指导。教职员工会把自己当成业界权威，纵容孩子批判教师。国家教育部的所作所为造成孩子的学习成绩持续下降。这一切，让我感到一种极不合理的教育失调。

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才行。受一种焦灼感驱使，为了使山口小学的教育实践问世，我拼命写了两周，完成了这部书稿。写好的初稿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校长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于是我四处奔走，带着稿子去拜访了专门出版教育类丛书的出版社。



可是，我实在太天真了。出版社的负责人把它批评得一无是处，说是水平太低了。

“这个年代还谈什么基础、基本？”

“没有人想故意把生活习惯搞坏的。你就那么喜欢为难家长、折磨他们吗？”

也曾有一段时间，我在某教育杂志上连载自己的文章，但自从推荐我的那位编辑病倒了，换了负责人之后，他们就不再继续连载了。

结果是根本谈不上出版，一无所成地超过了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时限。这件事只是让我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夜晚的日本海十分宁静，只听见波浪的声音。不管世间如何变化，滚滚波涛的声音都是亘古不变的。我从高中时代起，一有思想困惑的时候就会来这里，然后大声痛哭。哭着哭着，悲伤也就伴随着泪水流出来而消失。在空无一人的环境中号啕大哭后。心情慢慢得以平复，忽然感觉日本教育的命运就好像掌握在我手中一样。

这么一想，我就又重新打起精神来了。

“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本书献给大众。而且，那个时候这本书一定会变成最畅销的书。”

又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却让我再次燃起了斗志，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在那个能看得见大海的山岗上大概待了30分钟就神清气爽地回家了。



让这部书稿变成最畅销的书，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回去时，我一边开车，一边又给自己的想法追加上了一条。那就是，这部书稿一定要让文艺春秋出版社来出版。

为什么呢？因为我固执地认为，这部书稿或许不久就会改变整个日本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必须是适合担此重任的出版社才值得托付。那么，哪个出版社才合适呢？这时，我想起了自己学生时代读过的杂志。那本杂志的出版社就是将红极一时的田中角荣逼得走投无路的文艺春秋。作为“二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家——田中角荣，其功过暂且不提，对那样的巨人都无所畏惧的出版社，才是能够改变时代的出版社。所以，我深信这本书只有由文艺春秋出版才会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

可是，我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这个想法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所以，我在祈祷着能够变成最佳畅销书的同时，也作好了它未必能见到天日的思想准备。

一年之后，发生了一件让人很震撼的事。那就是，我教过的很多孩子陆续考入了以国家公立大学为首的多所名牌大学。让孩子成长的正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扎实的读、写、算能力，这一点终于得到了证实。我十分欣喜，感觉自己得到了回报。而且，不久之后，学习实力下降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我的预测言中了，我再次开始行动。

其结果就是，我的教学实践不久就在报纸上作了报道。NHK 的《现代大特写》中对它作了介绍，它一举成名。



可是，如果只是到此为止的话，它也只是作为一个特写镜头结束而已。不把这部书稿出版成书，是难以改变时代的。我内心虽然很焦虑，但是并没有把稿子给谁看过，一直在等待的是来自文艺春秋的委托。也有过想给某个编辑看的想法，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然后，我终于收到了来自文艺春秋出版社的联络。打来电话的，正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的编辑——下山进先生。

他是看了报纸以后联系我的，可是看上去好像对我也没抱什么过高的期待。当我告诉他，自己有一篇想给他看的原稿。将稿子交给他几天之后，收到他的联络：“让我们把它出版成书吧。不过有个条件：请把旧的内容删掉，补充上新的内容。”

于是，编辑和出版的工作就开始了。可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下山进先生对文艺春秋深感自豪。他对我的原稿提出了各种修改要求。需要变更的地方很多，要求的水平也很高。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电话和邮件往返好几个回合。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要编成一本书是这么不容易啊。

但是，我感觉既然发表这部书稿让自己赌上了教师的生涯，那么付出多少辛劳都是值得的。最终我对这部书稿的十分之三以上都进行了修改。终于到了出版的那天，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然而，更让我感慨万千的是，这本书居然会一放到书店就转瞬售空。在我的“阴山班物语”的网页里，以学生母亲为中



心的留言板上，出现了“本已出版的书在市面上却没有”的不可思议的报告。真的出版了吗？有人告诉我，转了很多家大城市里的书店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下我才相信书是真的出版了。居然是书一到市场上，转眼就卖空了。这真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然后，在半年多时间里，这本书发行了 50 万册。不久，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合计起来有日本小学生人数那么多的 500 万套练习册和学习资料也卖出去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下课后孜孜不倦地做出来的东西会得到如此大力的推广。现在，在海外的学校和家庭中，也开始了这种方法的学习。就这样，这部书稿掀起了一股突如其来的暴风，确确实实地开始改变了日本的教育。但是改变最大的，应该是我的人生。

初版时，我感觉到一种自己的愿望终于达成了的喜悦。同时，也觉得这样就结束了，基本上应该安心了，可以回到我的教师本行上去。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我去某市进行演讲时发生的事。

该校的校长问我：“您的教师生涯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当时我对自己今后也一直会是一名教师感到毋庸置疑，所以就回答说：“我会一直干下去的。为什么您会这么问呢？”

“您是不可能一直做教师的。”

别人对我的事如此断定，实话实说，这让我有些不悦。所以，我没再说什么。但是，他的话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



我终生都是一名教师，做一名在实践中驰骋的教师才是我最大的荣耀。但是，我的想法被否定了，我不想承认这点。

然而，他的话简直像预言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从乡村的一名教师变成了国家教育部制定的研究开发实验学校——土堂小学的校长，不久又变成了中央教育审议会委员，以及重振教育会议委员，这次又当上了大阪府的教育委员。简直就像坐着过山车在过日子。

一度停滞的对教育的批判，转变为新的能量，我自己也接受着这些能量，被推到前面去了。我经常对孩子们说：“想做的事情可能就在该做的事情之后，首先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人们把我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说成是运气好、令人羡慕。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不允许失败。所谓运气之类，只是表象而已。无论人们的评价是好是坏，都没有关系。是否能创造出大家都想要的结果，才是唯一的真理。

正因为这样，在工作中，我经常会产生一种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错觉：“没错，我应该只是一位普通教师，一直考虑的都是明天的作业怎么布置之类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会在这种地方呢？”有时会有自己的意识跟不上变化的感觉。而在这种状态下也能顺利做好工作，都是因为有很多人的期待和援助。

但是，在这股滚滚浪潮中，山口小学的教学实践的确是稳稳当当地被推广到了全国。读、写、算的指导技术在我出任校



长的土堂小学也被确立了下来。

“早睡、早起、吃好早饭”已经成为一种国民运动，并传遍了全国。如今，“早睡、早起、吃好早饭”这个说法已经十分普通，普通得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说法曾经是兵库县一所小学的指导原则。

经历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这部书稿如果不在 2002 出版，是不会为人所知的。即使勉强在 1996 年出版了，恐怕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相信很快就会销声匿迹了吧。打破陈规需要一个从中脱离的契机。但是，在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阶段，即使是很重要的东西，也会被社会埋没。以《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来说，山口小学的实践在最初我写原稿的阶段尚没有足够的实证性。而且，社会上对孩子们学习实力下降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于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这本书成为了一个变化的契机。

从这一点上来讲，《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正是所谓的时代的产物。虽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正值此次收录到文库之际，我重新阅读本书后再次发现，家庭学习的重要性和在孩子们的未来设计中家长如何参与等内容，都完全没有落伍感。正如本书的副标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完美融合”一样，我觉得它是一本向家中有学龄期孩子的家长细心传授该怎样去理解孩子的学习实力，该怎样让孩子提高学习



实力的书。

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还真行，居然能写出那样的书稿，简直都不像是自己做的。但是，真正使那部书稿问世的原因，还在于山口小学的教学实践是本书中所未曾提及的很多人的努力和心愿创造的。我曾在本书中说过，山口小学是一所随处可见的乡村小学，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山口小学是一所寄托了人们对战后教育的希望的奇迹般的学校。正因为如此，我才想方设法把山口小学的教学实践留传给后世。我想告诉世间，不管多么小的乡村小学，都有很多相信未来并为之努力工作的默默无闻的教师。

我希望今后这本书能成为即使是在闭塞的环境中，也勤勤恳恳地积累实践经验的下一代教师和家长们的后盾。

还有，这次我也请山口先生为本书作了解说。本书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的轰动，我想如果没有山口先生高明的编辑手法是不可能办到的。本书的出版也受到很多一心想将社会导向更好方向的教育界人士的支持。正是这么多人的心愿，才使本书没有停步，我希望它能继续传播下去。并以此献给山口小学的各位同仁。

那是我作为教师曾经最幸福的时代——山口小学时代。

阴山英男

2009年4月



## 一本改变了日本教育的书

有时候，仅仅一本书，就可以改变世间的潮流。

以事实证明这种奇迹的，正是这本《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

这本书是在 2002 年 3 月下旬出版发行的，正是标榜“宽松教育”的新指导纲领开始实施的前夕。

当时，作者阴山英男先生还是“山村小学的一介平民教师”（借用阴山当时自己的话），完全是一个无名之辈。他以“读、写、算”为中心的反复练习和全家总动员“早睡、早起、吃好早饭”，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在“周边没有培训学校的山村公立小学”，带领孩子们做这本书中所介绍的“百格计算”、“提前学习汉字”、“有余数的除法 100 题”等练习。

谁知，第一版只印了 1 万册的这位无名教师的书，一经上市转眼销售一空，再三加印成为当年的大畅销书，最终创下了 50 万册的销售纪录。



为了使本书中所介绍的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在家庭中也能进行，作者费尽心思编写的习题集也接二连三地问世。每一本书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这些教材的累计销售数量达到了500万册。

另外，这本书也重新开启了作者自己的人生，当年，他被公开招募为由国家指定的“扩大学校酌量定夺范围的研究学校”的广岛县尾道市的校长。

结果，本书不仅改变了作者本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日本教育界今后的航向。

本书中所倡导的、被称做“阴山模式”的学习方法，显示了与作为2002年指导纲领支柱的“新学习实力观”的不同的理论。

“指导孩子是不行的，要支援孩子”、“整齐划一的练习式学习不如个性化学习”、“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不如自学、自我表达的综合性学习”等，伴随着这些理想主义的提议导入的新指导纲领，却引起了全国的家长、教师们的深深不安：“这样做行吗？”最让家长们感觉不安的是，这么多华丽辞藻最终带来的结果，自己的孩子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任何清楚的数据来显示。

小学的课时总数从1 011小时减少到了869小时，至于内容，也减了大约三成，对于这样的新指导纲领，虽然当时的教育部反复强调“新学习指导纲领不会使学习实力下降”，可是



仍无法拭去家长们心中的不安。

因为，遵守这样的新指导纲领的只是公立的小学、初中，而私立初中、高中合一的学校，反而通过每周保证英语和数学各6~7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等举措，使实际升学率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本《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让全国的家长认识到，被新指导纲领轻视的强化训练和基础知识的反复学习、朗读等，实际上都是对培养今后要学习的内容所需要的思考能力所不可欠缺的，没有这些基础，就不可能有发展性的学习。

这才是把本书推上销售排行榜首位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随着实际采用本书中所倡导的指导方法的家庭、班级和学校都相继传来了显著成果的喜报后，教育部也不得不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这就是新指导纲领实质内容的变更。

首先是2003年12月26日，指导纲领的一部分得到了修正，它的定位变成了“最低标准”，它使教授学生超过指导纲领范围的发展性内容成为可能。这种政策调整的趋势在2005年2月，因当时的教育部长中山成彬在中央教育审议会<sup>①</sup>上要求对指导纲领全面进行重新研究而得以加速。

阴山自身也被选做安倍内阁教育改造会议的委员（2006年）和国家教育部的审议会特别委员（2005年），参与指导纲

---

<sup>①</sup> 中央教育审议会：日本国家教育部下属机构。——编者注



领的改订。

在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审议总结》（中期报告）。在这里，作为应对人们对于学习实力下降的指责，第一次触及“宽松教育”中该反省的部分，强调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削减“综合性学习时间”和初中的选修课程。另外，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学科的上课时间，“小学增加了大约 10%，初中增加了大约 12%”。

在《审议总结》的报告中，关于一直推行“宽松教育”的现行指导纲领，记载了一些史无前例的反省。以下列举 5 点：

- (1) 关于“生存能力”，教育部和学校相关人员、家长、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共同认识。
- (2) 由于太过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指导学生时犹豫不决的教师比以前多了。
- (3) 综合学习在各个学校没有得到充分理解。
- (4) 必修学科的课时数减少了。
- (5) 家庭和地区对于教学能力下降的应对不够。

这些重点都作为问题，在这本《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中被提了出来，估计本书的读者朋友们很快就会了解。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全新的指导纲领得以制定，并且从 2009 年开始，一部分将会提前执行。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改



订以来，一直在不断减少的课时数大约在历经 30 年之后重新增加了。小学六年的课时数将会比现行时间多出 278 个小时，变成 5 645 小时，初中三年的课时数会增加 105 小时，变成 3 045 小时。

真正是一本书改变了整个社会。

阴山说，他至今还经常想起在《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这本书初次发行时自己的不安，毕竟这种教育方面的书，能卖得了 1 万册吗？当时很担心。“老实说能卖出一半就不错了。”阴山说。

实际上作为这本《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学生》书稿的雏形，阴山在 1996 年就已经完成了。那时，他拿着自己的书稿跑过几家专门出版教育丛书的出版社，结果人家以“作为教育方面的书来说，水平太低”将其驳回了。

束之高阁的书稿重见天日是在 2001 年的夏天。本书的责任编辑与阴山联络，想刊登阴山的一篇简短的文章，这次的谈话成就了本书的出版。

“实际上，我还有一本被枪毙过的稿子。”阴山说。听到这话，责任编辑很感兴趣：“那应该挺有趣的，有机会拿给我看看好吗？”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本书的出版就定下来了。

“书店里没有啊，真的出版了吗？”阴山的朋友都打电话、发邮件来打听，他才明白书真的是被抢购空了，书店里没有，并不是因为没有出售，而是因为出售没几天就全部卖完了。